

圣像的诅咒

THE IKON: A GREEK ISLAND THRILLER

加里·范哈斯 Gary Van Haas [著]

胡冉冉 [译]



比《达·芬奇密码》
更为颠覆的先声之作
破解人类历史上
最富争议的
千古谜团

CS 湖南文艺出版社

圣像的诅咒

THE IKON: A GREEK ISLAND THRILLER

加里·范哈斯 Gary Van Haas [著]

胡冉冉 [译]

CS 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圣像的诅咒 / (美) 范哈斯 (Van Haas, G.) 著; 胡冉冉译. -- 长沙:

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5404-6494-3

I. ①圣… II. ①范… ②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70749 号

THE IKON: A GREEK ISLAND THRILLER

Copyright © 1999 by Gary Van Haa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inema Arts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著作权合同图字: 18-2010-063

圣像的诅咒

作 者: [美] 加里·范哈斯

译 者: 胡冉冉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吴 健

封面设计: Amber Design 琥珀视觉

内文排版: 钟灿霞 谭 细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nwy.net>

印 刷: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6.5

字 数: 130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6494-3

定 价: 24.8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)

锃亮的黑色奔驰在悬崖边上紧急刹车，发出刺耳的声音。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嘶哑地喊道：“出去！”我感到左轮手枪冷冰冰的枪口正顶着我的太阳穴，只得照做。悬崖下面漆黑一片，我听见浪花拍岸的声音，感到厄运将至。接着，我的后脑勺毫无预兆地受到重击，大脑如同千万个小万花筒一样爆炸了，破裂为一片片锐利的彩色玻璃碎片。意识模糊之际，脑海中浮现出恶灵的幻象，伸出手指对我指指点点，紧接着却幻化成安详的圣人，散发出夺目的光彩。但当它越来越近，我终于得以看清……是圣像……就是那该死的圣像！

基克拉泽斯群岛



谨此献给我的三位缪斯女神：

帕芙丽娜、伊莎贝拉和米歇尔

icon, *ikon* [希腊语]

/ˈaɪkən/ [名]

1.图像

2.东正教用于崇拜的传统宗教画像，通常绘于小木板上

——《韦氏词典》

楔子

剑锋交会，铿锵作响。他们的动作不失优雅，进退之间，火花点点，随之发出清脆的撞击声。击剑是一项含蓄而安静的运动，主要靠内心的智慧而非蛮力取胜。击剑手摆好姿势，想好动作，酝酿良久才会有一次猛刺。贾斯·汉森在这个全木的击剑沙龙里所向披靡。这里原本是金门大桥下美军要塞基地的一家军队健身房，出于不为人知的原因，汉森来到这里，排遣自己内心的苦闷。击剑能让他暂时忘却烦恼，尤其是忘掉索萨利托那些形形色色的债主。一想到这些，他的剑锋就格外有力，让对手疲于应付。

汉森原本是一位富裕的画家，开着一家画廊，现在呢，虽然外表看上去还算体面，境况已大不如前。他如今三十七岁，身材魁伟，身形匀称，肌肉发达，一头柔长的棕发在鬓角处过早地花白了。他那英俊的外表和迷人的笑容使他搞砸了两次婚姻，好在苍天有眼，两次婚姻都没给他留下孩子。

那年冬天，灾难席卷了加州海岸，暴雨造成了大规模的山

体滑坡和泥石流，经济状况也像这场洪灾一样一泻千里。人们都不再买画了，大家的当务之急不是修补房子就是挽救生意。尽管如此，汉森还是这家沙龙的会员。不管付不付会费，人们对他仍有几分恭敬，因为他过去五年蝉联北加州击剑锦标赛的冠军，他的出现让这里增色不少。

他穿着白得刺眼的击剑服，从看台上走下来，紧身马甲勾勒出结实的肌肉线条。他心情愉快，一手拿着防护手套和面具，一手拿着剑。马上就该他上场了。这时左边突然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击中了！”这句胜利的宣言并不是礼貌的欢呼，而是傲慢的咆哮。这是一个鲁莽的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，一头短短的金发，瘦高个，满脸痘疤，很可能是青春期遗留的后果。

年轻人最后的一哨对着裁判粗暴地吼了几嗓子，然后拉上面具继续比赛。汉森仔细观察他的动作，见他身手敏捷，驾轻就熟。如果多加练习，他很可能成为汉森冠军地位的一大威胁。他的攻势咄咄逼人，剑法娴熟，时常让对手措手不及，防御则是狂傲而自信。眨眼间他便击中对方的要害，欢呼着扔下了面具。这一回合他又赢了。

之后双方匆匆握了手，握手时他摆出一副没有意识到自己还带着击剑手套的模样。这种极其无礼的做法显然不是无意之举。汉森朝他走过去。他认出了汉森，对他微笑着伸出手，仍然带着手套。汉森好奇地看着他，并没有去握他的手。年轻人不明白为什么，不过尽量保持着愉快的神情。

“你是汉森，对吗？击剑——去年甲级联赛的冠军？”

“对。我认识你吗？”

“算不上。不过我可是久仰大名。要不咱们比试比试？赌一百块，这样更好玩？”说完便伸出仍带着手套的手，认为就这么定了。“谁知道呢，说不定你还可以教我点东西。”

汉森冷冷地瞄他一眼，然后盯着那只戴着手套的手。“我要教你的第一件事，这你早应该知道，就是不要戴着手套跟别人握手。这是对对方的侮辱。”

“好吧，别生气。”他放缓口气，摘下手套。“你答应咱们一百块来一局还是怎么着？”他再次伸出手。汉森拉下面罩走向十米开外的场地。

“可以了……”汉森向对手和裁判示意。一小撮观众围拢过来。

“对了，我叫安德森，理查德·W.安德森。老兄，我可是久仰你的大名，”他咧嘴笑道，“一流的剑手。”

汉森快速打量了他的新对手，估摸着这张年轻的古铜色脸庞。他看起来是那种“年轻都市专业人士”——估计这是个可以收入词典的新词。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，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，体型瘦高而结实。尽管汉森要比他重上三十磅，但是他看起来咄咄逼人，精力充沛。安德森走上赛场，拉下面罩，举剑致敬，摆出防守姿势。裁判长点头示意开始，剑身相撞，比赛开始。安德森最初的几招来势汹汹，不过谈不上让对方措手不及。汉森避开了几次温和的进攻，犀利的眼睛一直盯着剑身的铭质护手盘。凭经验，汉森知道剑出击之前，凭借护手盘的位置就能判断出击方向。更不用说他如同第六感般的敏锐知觉，通过细微的姿势就能推测出下一步的冲刺。他从容不迫地躲闪、防御，几乎看不出有主动出击。安德森的额头上逐渐渗出了汗

珠，再次发起攻击时已经气喘吁吁。

比赛持续了大概六七分钟，这时周围已经围拢了很多观众。比赛接近尾声，汉森突然展开进攻，挥剑刺向对方第六部位^①，格挡猛刺。转瞬之间，他已经连续五次快速刺中了对方的胸膛。最后，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。

“击中五次，第一回合结束！”年长的裁判喊道，叫停了比赛。安德森恼怒地摘下面罩，难以置信地摇着头。但是这次他自觉取下了手套，走到赛场中间祝贺对手。

“你这混蛋……你他妈水平太高了，是不是？”他撇嘴笑着说。接着他把手伸进行李袋，掏出厚厚一沓百元大钞，总共大概有五千美金。安德森不动声色抽出一张，塞进汉森的领口，人群顿时安静下来。接着他又抽出两百元——两个裁判一人一张。不用说，他们没有拒绝。

“你随身带这么多现金不担心吗？”汉森提醒他。

“没问题，”安德森说，迅速亮了亮他袋子里一把银色的小手枪，“我哥们史密斯威森先生^②一直陪着我呢。嘿，我想和你私下聊聊。咱们找个地方喝一杯怎么样？”

“当然可以……有何不可。”

① 击剑中的防御部位之一，指的是持剑手侧的躯干上部。

② 美国枪械公司史密斯威森公司以生产左轮手枪而著称。



外面，绵绵细雨已经停了。我们都披着风衣，肩上挎着行李袋，走下健身房前一段短短的阶梯。人行道上的混凝土依然潮湿，温柔的夜雨变成了笼罩的薄雾，源源不断从海边涌来，空气里弥漫着海风咸湿的味道。

我俩都穿着便装。我穿着厚重的蓝色纯棉牛仔夹克和褪色的李维斯牛仔裤。安德森稍微正式一些，穿着熨帖的米黄色衬衫、棕色的皮夹克和褐色的阿玛尼长裤。

我把钥匙插进那辆 1991 年产的蓝色奔驰 450 SEL 轿车的锁孔。这辆旧奔驰已经快要退休了，对我来说没什么吸引力。每次坐进去，我总会不自觉地环顾四周，看看有没有讨债人。

“咱们去百老汇街的瓦内西酒吧怎么样？”

“我有个更好的主意，”里克说，“听说你在索萨利托住的地方开了一家很不错的小画廊，我正想买几件呢，咱们不妨买点酒去那里看看？”

“这主意不错，你让我没法拒绝。”我钻进车里，坐上驾驶

位。我估摸着安德森可能是个同性恋。可是随便喝点小酒，又有何不可呢？或许他想买一幅画，然后转手倒卖赚上一笔。不管怎么样，如果情况不妙随时可以脱身。

我啪的一声扣上安全带。安德森坐上副驾驶位，车子开动，碾飞了松动的砾石。我驾车驶进滚滚车流，打开雾灯，应对沉闷的大雾。

“你不是本地人吧，理查德？要是我的话，我应该见过你。你的口音听起来是波士顿人。”

“噢，你真厉害，”他笑道，“接下来你要说出我的年龄、体重和身高，是不是？总之，叫我里克就好了。叫理查德就见外了，我觉得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。”

我得仔细想想——为什么这个家伙已经把我们的生活安排在一起了？“哦，对了，里克，”我说，“你到海湾地区做什么？”

“生意……古董生意。”

“古董？听起来蛮有意思，”我试探着问，“干这行很赚钱吧？”

“咳！”他轻笑一声，脸上带着怪怪的笑容。

真是奇怪。这个问题明明应该得到答复，得到的却是沉默，更加奇怪的是，这个人之前明明很开朗健谈。堵在车流中等待穿过长长的金门大桥时，这种疑惑一直困扰着我。天空又飘起蒙蒙细雨，带来海岸温热的气流。雨刷似乎让人昏昏欲睡，安德森端坐着，目光直直盯着远方闪烁的霓虹灯。我拧开收音机打破沉默，小心地调出乔治·本森^①柔和的歌声。这时安德森回

^① 乔治·本森（1943— ），美国音乐界举足轻重的大师级人物，创作、制作、演唱和吉他演奏方面的超然成就使他共获得过18座格莱美奖。

过神来，像是重新插上了电源一般。

“是呀，古董生意的确很赚钱……”里克脱口而出，“无穷的财富，珍贵的古董，这年头人人想要的东西。比黄金市场好多了，因为黄金市场波动得太他妈厉害了。”

雨渐渐下大了，我调快了雨刷速度，有节奏的拍打跟我的心跳遥相呼应。“我猜你一定挣很多钱吧？”

“你根本想不到……好几百万。”

“嗯，估计我不行。”我答道，急转弯避开路中间一辆横冲直撞的油罐车溅起的水花。

“这不一定。希腊和意大利还有很多等待发现的宝贝呢。当然不属于合法交易。这不需要牵涉政府，太多该死的手续了。”安德森打开了话匣子，这时我们已经通过了大桥，朝索萨利托方向右转了。

“有点冒险，是吧？我去过希腊，那里的法律很严厉。老天，抽根大麻烟都可能在牢里呆上几年。”

“这么说吧，我们有办法把事情变得简单。况且，有很多连政府都不知道的宝贝呢。人一生中不管做什么都会有风险……”安德森的声音渐趋沉寂，我们开下了寒风呼啸的山头，驶进文明的灯火。

索萨利托是聚居了富裕而雅致的上流阶层的郊区。舒适的小别墅矗立在葱茏的山上，底部用脚柱支撑着。我在一家卖酒的商店前停下车，安德森钻进商店，片刻后拿着两瓶芝华士回来了。

驶近我那所蓝白相间的维多利亚式房子时，我按了遮阳板上的传感器，灯光照亮了房子面海的一边，混凝土车道两旁是

长长的一排加州棕榈树。

“房子很漂亮……”安德森说，显然很喜欢，“一座世纪初的维多利亚式老房子，很有品位，真的很有品位。”

“嗯，要是我还能住下去就好了。”我嘀咕道，按下车库门的遥控开关。

“哦，对了，你的财政危机。我忘了。”

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他没有忘，而且正在把我往某条路上引，这条路很赚钱，但不是什么光明正道。

我掏出钥匙打开房子的侧门，输入密码解开报警系统，然后走进宽敞的客厅，天花板上镶嵌着轨道射灯。总之，我精心布置的家居装饰很好地制造出了温暖的氛围——起码我这样认为，尽管墙壁都是白色的。组合式沙发放在带玻璃罩的华丽黄铜桌子周围，地上镶嵌着精致的核桃木和橡木地板。房间里摆着一排茂盛的热带植物，显得很有生气。我觉得这些葱翠的绿叶使白色显得不那么刺眼和单调，角落里的巨型陶罐里种着高高的棕榈，像是站岗的哨兵。

“不错，”里克四下环顾着说，“主人富有而且有品位，嗯？”

“唔，谈不上富有。等一下，我到厨房拿几只杯子。”

黑暗中透过一道没有门的缝隙，呈现在眼前的是宽敞的法式厨房，一排铜壶挂在墙上，上面装饰着洛可可风格的拱顶。

安德森踱进旁边的休息室。一张古老的卷盖式书桌上放着一台打开的笔记本电脑，旁边是精美的雪花石壁炉。肯定是亚当式^①设计。里克踩了一下黄铜杆，煤气炉里一下子蹿出了火

苗，灯光昏暗的房间充满了融融红光。左边是唯一的外部出口，两扇宽大的凸窗俯瞰远处的大海和海岸，一架大型的黄铜望远镜支在三脚架上。我用两只厚底水晶杯端着威士忌进来时，他正在往外眺望。

“恐怕今天晚上没什么景致。”我递给安德森一杯。

“我来这里可不是为了看风景。”

“哦，是吗……那你有何贵干？”

“嘿，你要给我看的那些画呢？”我指向微暗的拱形走廊，客厅里透过的灯光照过来。黄昏的光线透过有机玻璃天窗，逐渐暗淡下来。墙上挂的一幅幅画仿佛一个个漆黑的洞，都是形状相似长宽不同的长方形。然后我拧开开关，泛光灯照亮了整个房间。

“哇……”安德森轻声赞叹。墙上挂着格列柯、提香和弗朗茨·霍尔的作品，也有当代画家的画作，比如夏加尔、苏蒂纳、马蒂斯和莫奈。

“你的私人藏品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拥有这么些宝贝你不应该缺钱。这分明是个宝藏。”

“问题是……我画这些画是为了学习这些前辈的创作技巧和方法。”

“真他妈高明！果然跟他们告诉我的一样。”里克难以置信地摇摇头，同时目光还在搜寻者每一幅镀金油画上的签名。

① 指 18 世纪英国 Robert Adam 和 James Adam 兄弟俩的一种精细的设计艺术风格。

“唔……你说‘他们’，是指谁呢？”

“这样说吧，我的几个朋友。”他从一只银匣子里抽出一根细长的巴拿马香烟，点燃。

“那么咱们并不是偶遇了，是吗？”

“不算是。”安德森嘴边浮起狡猾的微笑，目光专注。

“好吧，他妈的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“嘿，拜托，放松点，好吗？我想跟你做个交易，愿不愿意随你的便。但是我想你肯定愿意，因为你现在欠了一屁股债呢。”

“我可听着呢。”

我喝下了威士忌，然后走到客厅的吧台，安德森在后面跟着，走到火光闪闪的壁炉旁，坐进松软宽大的棕色沙发。我又倒了一杯酒，坐在他对面，火光在房间里忽明忽暗。

里克心怀不轨地俯身朝向我。“现在我想给你讲点原委……”跃动的火光在他脸上映出可怕的阴影，看起来面目全非。他身上带着某种邪恶的特质，几乎像个魔鬼。“我买卖的可都是极珍贵极罕见的宝贝。”他透露说，深深吸了一口烟。他说得很慢，故意显得很自信。“你知道如今世界上有多少博物馆都挂着仿制品吗？”

“当然。就连专家用碳-14年代测定法都检验不出真伪。”

“很好……”

“哦，我明白了……那么，这就是你此行的目的了？”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抗议道，“好吧，你找错人了。”

“等一下，他妈的等一下。坐下，我还没说完哪。”安德森急切地说。我想无论如何还是听听他到底要说什么，于是坐下